

禮文徵書卷三

古今閨媛選事

古今閨媛選事

古今閨媛逸事 卷八 目次

雜誌類

日中無影

無有善於鄭裒者

縈塵集羽之舞

不哭神傷

十憶詩

眼語眉言

琢玉芙蓉為歌舞臺

綠珠之禍可不戒耶

糞壤開花

語兒亭

陰姬借趙自重

服妖

綠珠樓

桃花饋面

衣龍綃之衣

金釵玉腕

黃額

榜人女

1242.1

131

目次



3 2285 9646 0

玉香獨見鞋

丐婦作夫人

眞個銷魂

爲夫復仇

夢見瑞相

美人計

夢龍繞柱

斃賊機智

男子化女

男裝之火伴

淨身人之狡計

不履不襖

白頭宮女行

慘紅裙服

顧橫波小傳

再嫁奇遇

卜者女

花神降生

太平時考試女子

太平女書記

九妹毒東王未成

某貢生之女

楊乃武案之始末

學李延年而不成

古今閨媛逸事 卷八

雜誌類

日中無影

侍兒小名錄。周昭王二十四年。東甌獻二女。一曰延娟。一曰延嬋。此二人辯口麗辭。巧善歌笑。步塵無跡。行日中無影。及昭王游於漢水。二女與王同舟乘。擁夾王身。同溺於水。故江漢之人。到今思之。立祠於江湄。數十年間。人于江漢之上。猶見王與二女乘舟戲於水際。

語兒亭

西施越之美女。家于苧蘿村西。故曰西施。欲見者先輸金錢一文。今嘉興縣南有語兒亭。吳越春秋云。越王以吳夫差淫而好色。乃令范蠡取西施以獻之。西施于路與范蠡潛通。三年始達于吳。遂生一子。至此亭。其子一歲能言。因名語兒亭。越絕書云。

吳亡後西施復歸范蠡。因泛五湖而去。西施山下有浣紗石。按越王得苧蘿山鬻薪之女。曰西施鄭旦。飾以羅縠。教以容步。習于土城。服于都巷。三年學服。而獻于吳。所謂三年始達于吳者。疑卽此學服之三年耳。若在路復三年。則六年矣。施齒不稍長乎。且吳越隣壤密邇。其貢書必有歲月。遷延三歲。使人烏得無罪。吳王亦安得無言也。又別志。越既滅吳。乃沉西施於江。以報鴟夷。而世俗盛傳扁舟五湖之事。又按此溪總錄。世傳西施隨范蠡去。不見所出。只因杜牧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之句。而附會也。予竊疑之。未有可證以折其是非者。一日讀墨子曰。吳起之裂其功也。西施之沈其美也。喜曰。此吳亡之後。西施亦死於水。不從范蠡去之一證。墨子去吳越之世甚近。所書得其真。然猶恐牧之別有見。後檢修文御覽。見引吳越春秋逸篇。吳亡後。越浮西施於江。令隨鴟夷以終。乃嗟曰。此事正與墨子合。杜牧未精審。一時趁筆之過也。蓋吳既滅。卽沈西施於江。浮沈也。反言耳。隨鴟夷者。子胥之譖死。西施有力焉。胥死盛以鴟夷。今沈西施。所以報子胥之忠。故云。隨鴟夷以終。范蠡去越。亦號鴟

夷子杜牧遂以子胥鴟夷爲范蠡之鴟夷。乃影撰此事。以墮後人於疑網也。既又自笑曰。范蠡不幸遇杜牧。受誣千載。又何幸遇予而雪之。亦一快哉。

無有善於鄭裒者

張儀之楚。資舍人怒而欲歸。張儀曰。子必以衣冠之敝。故欲歸。待我爲子見楚王。當是之時。南后鄭裒貴於楚。張子見楚王。楚王不說。張子曰。無所用臣。臣請北見晉君。楚王曰。諾。張子曰。王無求於晉國乎。王曰。黃金珠璣犀象出於楚。寡人無求於晉國。張子曰。王徒不好色耳。王曰。何也。張子曰。彼鄭周之女。粉白黛黑。立於衢闕。非知而見之者。以爲神。王曰。楚僻陋之國也。未嘗見中國之女。如此其美也。寡人見之。獨何爲不好色也。乃資之以珠玉。南后鄭裒聞之。大恐。令人謂張子曰。妾聞將軍之晉國。偶有金千斤。進之左右。以供芻秣。張子辭。楚王曰。天下閉關不通。未知見日也。願王賜之觴。王曰。諾。乃觴之中。飲再拜而請曰。非有他人於此也。願王召所便習而觴之。王曰。諾。乃召南后鄭裒而觴之。張子再拜而請曰。儀有死罪於大王。曰何也。曰儀行

天下徧矣。未嘗見人如此其美。而儀言得美人。是欺王也。王曰。子釋之。吾固以爲天下莫若是兩人也。

陰姬借趙自重

陰姬與江姬爭爲后。司馬喜謂陰姬公曰。事成則有土得民。不成則恐無身。欲成之。何不見臣乎。陰姬公稽首曰。誠如君言。事何可豫道者。司馬喜卽奏書中山王曰。臣能弱趙強中山。中山王說而見之曰。願聞弱趙強中山之說。司馬喜曰。臣願之。趙觀其地形險阻。人民貧富。君臣賢不肖。而後圖敵。未可豫陳也。中山王遣之。見趙王曰。臣聞趙女善爲音。且佳麗之所出也。今者。臣來至境。入都邑。觀人民謠俗容色。殊無佳麗好美者。以臣所行多矣。周流無所不至。未嘗見人如中山陰姬者也。不知者。特以爲神人。言不能及也。其容貌顏色。固以過絕人矣。若其眉目準額權衡犀角偃月。彼乃帝王之后。非諸侯之姬也。趙王意移。大說曰。吾願請之。何如。司馬喜曰。臣竊見其佳麗。口不能無道爾。卽欲請之。是非臣所敢議。願大王無泄也。司馬喜辭去。歸報。

中山王曰。趙王非賢王也。不好道德。而好聲色。不好仁義。而好勇力。臣聞其乃欲請所謂陰姬者。中山王作色不說。司馬喜曰。趙強國也。其請之必矣。王如不與。卽社稷危矣。與之卽爲諸侯笑。中山王曰。爲將奈何。司馬喜曰。王立爲后。以絕趙王之意。世無請后者。雖欲得請之。類國不與也。中山遂立以爲后。趙王亦無請言也。

縈塵集羽之舞

拾遺記。燕昭王卽位二年。廣延國來獻善舞者二人。一名旋娟。一名提嫫。並玉質凝膚。體輕氣馥。綽約而窈窕。絕古無倫。或行無跡影。或積年不飢。昭王處以單綃華幄。飲以瑤珉之膏。飴以丹泉之粟。王登崇霞之臺。乃召二人徘徊翔舞。殆不自支。王以纓縷拂之。二人皆舞。容冶妖麗。靡於鸞翔。而歌聲輕颺。乃使女伶代唱其曲。清響流韻。雖飄梁動木。未足嘉也。其舞一名縈塵。言其體輕與塵相亂。次曰集羽。言其婉轉若羽毛之從風末。曲曰旋懷。言其支體纏蔓。若入懷袖也。乃設麟文之席。散荃蕪之香。香出波弋國。浸地則土石皆香。著朽木腐草。無不鬱茂。以燻枯骨。則肌肉皆生。以

屑曠地。厚四五寸。使二女舞其上。彌日無跡。體輕故也。時有白鸞孤翔。銜千莖。懸於空中。自生花實。落地則生根葉。一歲百種。一莖滿車。故曰盈車嘉穰。麟文者。錯雜寶以飾席也。皆爲雲霞麟鳳之狀。昭王復以衣袖麾之。舞者皆止。昭王知其神異。處於崇霞之臺。設枕席以寢。讌遣侍人以衛之。

服妖

集異志。漢桓帝元嘉中。京都婦女作愁眉啼妝。墮馬髻。折腰步。齟齬笑。所謂愁眉者。細而曲。啼妝者。薄拭目下若啼處。墮馬髻者。作一邊折腰步者。足不在體下。齟齬笑者。若齒痛。樂不欣欣。始自大將軍梁冀家所爲。京師翕然。諸夏皆倣。此服妖也。梁冀一世上聯婚。嬖王室。大作威福。將危社稷。天戒若曰。兵馬將往收捕。婦女憂愁。戚眉啼泣。吏掣斷折其腰脊。令髻傾斜。雖強語笑。無復氣味也。至延儻二年。舉家遭滅。

不哭神傷

三國魏志荀彧傳註。晉陽秋曰。荀彧常以婦人才智不足論。自宜以色爲主。驃騎將

軍曹洪女有美色。粲於是聘焉。容服帷帳甚麗。專房歡宴。歷年後。婦病亡未殯。傅嘏往唁。粲不哭而神傷。嘏問曰。婦人才色並茂。爲難子之娶也。遺才而好色。要自易遇。今何哀之甚。粲曰。佳人難再得。顧逝者不能有傾國之色。然未可謂之易遇。痛悼不能已。歲餘亦亡。

綠珠樓

情史綠珠者。姓梁。白州博白縣人也。州則秦爲象郡。漢爲合浦縣也。唐武德初。卽平蕭鉄於此。置南州。尋改爲白州。取白江爲名。州境有博白山。博白石盤龍洞。房山。雙角山。大荒山。山上有池。池中有婢姜魚。綠珠生雙角山下。美而艷。越俗以珠爲上寶。生女爲珠娘。生男爲珠兒。綠珠之字。繇此而稱。晉石崇爲交趾採訪使。以眞珠三斛致之。崇有別廬。在河南金谷。礪中有金水。自木白源來。崇卽谷製園。館綠珠。綠珠能吹笛。又善舞。崇自製明君歌以教之。又製懊惱曲贈焉。趙王倫亂。賊類繇委使人求綠珠。崇方登涼亭。臨清水。婦女侍側。使者以告崇。出侍婢數百人以示之。皆泣。爾

麝與披羅縠。曰任所擇。使者曰。受命指索綠珠。不知孰是。崇毅然作色曰。吾所愛不可得也。使者曰。君侯博古通今。察遠見邇。願加三思。崇曰不然。使者出而復返。崇竟不許。秀怒。乃譖倫族之。收兵忽至。崇謂綠珠曰。我今爲爾獲罪。綠珠泣曰。願效死於君前。崇因止之。遽墜樓而死。崇棄東市。時人名其樓曰綠珠樓。樓在步廣里。近狄泉。在王城之東。綠珠有弟子宋禕。有國色。善吹笛。後入宋明帝宮中。

十憶詩

墨莊漫錄。玉臺新咏。梁沈約休文有六憶詩。蓋艷詞也。其後少有效其體者。王全玉乃作宮體十憶詩。李元膺重見之。愛其詞意婉轉。且曰。讀之動人老狂。不能已。聊復效尤。亦作十絕。謂憶行。憶坐。憶飲。憶歌。憶書。憶博。憶顰。憶笑。憶眠。憶妝也。其一曰。瘦損腰支。出洞房。花枝窳地。領巾長。裙邊遮定。雙鴛小。只有金蓮步步香。其二曰。椅上藤花。闕面平。繡裙斜罩。茜羅輕。踏青姊妹。頻來喚。鴛履弓弓不易行。其三曰。綠蟻頻催未厭多。帕羅香。輭襯金荷。從教弄酒。春衫澆。別有風流上眼波。其四曰。一串紅牙。

碎玉敲。碧雲無力駐雲霄。也知唱到關情處。緩按餘聲。眼色招。其五曰。織玉參差象管輕。蜀牋小研碧窗明。袖紗密掩嗔郎看。學寫鴛鴦字未成。其六曰。小閣爭籌畫。獨低錦茵圍坐玉相欵。嬌羞慣被郎君戲。袖掩春葱出注遲。其七曰。漫注橫波無語處。輕攏小板欲歌時。千愁萬恨關心曲。却使眉尖學別離。其八曰。從來一笑值千金。無事誇多始見心。乍向客前猶掩欵。不知已覺兩窩深。其九曰。泥嬌成困日初長。暫卸輕裙玉簾涼。漠漠帳烟籠玉枕。粉肌生汗白蓮香。其十曰。宮樣梳兒金縷犀。釵梁水玉刻蛟螭。眉間幾許傷心事。不管蕭郎只畫眉。其情致殊妍麗。自非風流才思者。不能作也。

桃花釵面

歲華紀麗。虞世南著史略云。北齊盧士琛。妻崔林義之女。有才學。春日以桃花和雪。與兒釵面云。取紅花。取白雪。與兒洗面作光悅。取白雪。取紅花。與兒洗面作妍華。取雪白。取花紅。與兒洗面作華容。

眼語眉言

唐史。寵姐寧王愛姬。按女紅餘志。寵姐每眼一轉。憲卽知其意。宮中謂之眼語。又能作眉言。憲寧王也。

衣龍綃之衣

杜陽雜編。元載寵姬薛瑤英。攻詩書。善歌舞。仙姿玉質。肌香體輕。雖旋波搖光。飛燕綠珠。不能過也。瑤英之母趙娟。本岐王之愛妾。後出爲薛氏之妻。生瑤英。而幼以香暗之。故肌香也。及載納爲姬。處金絲之帳。却塵之褥。出自勾驪國。一云是却塵之獸毛所爲。其色殷鮮。光軟無比。衣龍綃之衣。一襲無一二兩。搏之不盈一握。載以瑤英體。不勝重衣。故異國求是服也。唯賈至楊公南與載友善。故往往得見歌舞。至因贈詩曰。舞怯銖衣重。笑疑桃臉開。方知漢武帝。虛築避風臺。公南亦作長歌褒美。其略云。雪面澹蛾天上女。鳳簫鸞翅欲飛去。玉釵寶翠步無塵。楚腰如柳不勝春。瑤英善爲巧媚。載惑之。怠於庶務。而瑤英之父曰宗本。兄曰從義。與趙娟遞相出入。以搆賄。

賂。號爲關節。更與中書主吏卓倩等爲腹心。而宗本輩以事告者。載未嘗不領之。天下齋寶貨。求大官職。無不恃載權勢。指薛卓爲梯媒。及載死。瑤英改嫁。論者以元載喪令德。而崇貪名。自一婦人而致也。

琢玉芙蓉爲歌舞臺

杜陽雜編。寶歷二年。浙東國貢舞女二人。曰飛鸞。輕鳳。脩眉。夥首。蘭氣。融冶。冬不纒衣。夏不汗體。上更琢玉芙蓉。以爲二女歌舞臺。每歌聲一發。如鸞鳳之音。百鳥莫不翔集其上。及觀於庭際。舞態艷逸。更非人間所有。每歌舞罷。上令內人藏之。金屋寶帳。蓋恐風日所侵故也。

金釵玉腕

吟臆叙錄。奇章公納妓曰眞珠。有殊色。盧肇至。奇章重其文。延於中寢。會眞珠沐髮。方以手捧其髻。插釵於兩鬢間。丞相曰。何妨一詠。肇曰。知道相公憐玉腕。故將纖手整金釵。

綠珠之禍可不戒耶

十國春秋。內樞密使潘炕。有氣量。然嬖美妾解愁。解愁姓趙氏。其母夢吞海棠花蕊而生。有國色。善新聲。及工詩。王建嘗至炕第見之。謂曰。朕宮無此人。意欲取之。炕曰。此臣下賤人。不敢以塵於君。實斬之也。弟嶠謂曰。綠珠之禍。可不戒耶。炕曰。人生貴適意。豈能愛死。而自不足於心耶。人皆服其有守。

黃額

後周靜帝令宮人黃眉墨妝。至唐猶然。觀唐人詩詞。如蕊黃無限當山額。又額黃無限夕陽山。又學畫鴉黃半未成。又鴉黃粉白車中出。又寫月圖黃罷。其證也。然溫飛卿詩。有豹尾車前趙飛燕。柳風吹散蛾間黃之句。王荊公詩。亦云漢宮嬌額半塗黃。事已起於漢。特未見諸書耳。又幽怪錄。神女智瓊額黃。

糞壤開花

墨莊漫錄。山谷在荊州時。鄰居一女子。閑靜妍美。綽有態度。年方笄。山谷殊歎惜之。

其家蓋閩閩細民也。未幾嫁同里。而夫亦庸俗貧下。非其偶也。山谷因和荆南太守馬璩中玉水仙花。有詩云。淤泥解作白蓮藕。糞壤能開黃玉花。可惜國香天不管。隨緣流落小民家。蓋有感而作。後數年。此女生二子。其夫鬻於郡人田氏家。憔悴頓挫。無復故態。然猶有餘妍。乃以國香名之。

榜人女

情史。劉堯舉。字唐卿。舒州人也。淳熙末。父觀官平江許浦。堯舉從之行。是時當秋薦。遂僦舟至嘉禾。及抵中流。見執楫者一美少年。可二八。雖荆布淡粧。而姿態過人。真若海棠一枝斜映水也。唐卿心動。訪之。知爲舟人子。乃嘆曰。有是哉。明珠出此老蚌耶。唐卿始礙其母。不敢頻矚。流連將午。情莫能已。駕言舟夫行遲。促其父助繹。父去。試以眼撥之。少艾或羞或慍。絕不相怯。及唐卿他顧。則又私覷流情。欲言還笑。唐卿見其心眼相關。神魂益蕩。乃出袖中羅帕。繫以胡桃。其中縮同心結。投至女前。女執楫自如。若不知者。唐卿慌愧。恐爲父覺。頻以眼示。竟欲令收取。女又不爲動。其父收

緯登舟將下。膾而唐卿益躁急無措。女方以鞋尖勾至脚下。徐徐拾納袖中。父不覺也。且掩面笑曰。措大亦踈踏如此耶。唐卿方定色。然亦陰德之矣。超明復以計使父去。因得問問曰。以子國色兼擅巧能。宜配佳偶。但文龍彩鳳。誤墮雞栖。誠令人不能無慨。女曰。君言差矣。紅顏薄命。豈獨妾哉。而敢違天命。唐卿益爲嘆服。由是兩情雖洽。然終碍父。咫尺不能近體。行抵秀州。唐卿應試畢。出院甚蚤。時舟人市易未還。遂使女行抵他處。因私懇曰。僕年方壯。秦晉未諧。倘不見鄙。當與子結百年之好。女曰。陋質貧姿。得配君子。固所願也。第枯藤野蔓。難附喬松。妾不敢允。請君自重。唐卿拍其肩曰。噫。是何足較。兩日相見。已亂吾方寸久矣。恨不得一快豪情。今天與其便。而子復推托如此。望永絕矣。何惜此生。卽當碎首子前。以明投帕之意。言畢。卽欲投身於河。女急拽其衣裾曰。姑且止。當自有說。唐卿回顧曰。子真憐我乎。遂携抱於席間。得諧私願。女起自飾其髻。且爲生整衣曰。辱君俯愛。冒耻仰承。一瞬之情。義堅金石。幸無使剩草殘葩。空付餘香於游水也。唐卿答曰。苟得寸進。敢負心盟。必當貯子金。

屋兩相笑狎而罷。至次年。領舒州首薦。唐卿感女夙願。遍令求訪。竟莫能得。

玉香獨見鞋

採蘭雜志。徐玉英臥履。皆以薄玉花爲飾。內散以龍腦諸香屑。謂之玉香獨見鞋。

丐婦作夫人

洛陽舊聞記。張相諱從恩。繼室某氏。河東人。有容色。慧黠多伎藝。十四五時。失身於軍校。爲側室。洎軍校替歸洛下。與之偕來。至上黨。得病。因舁之而進。至北小紀。厥病且甚。湯飲不能下。自辰至酉。痢百餘度。形骸骨立。臭穢狼藉。不可嚮邇。軍校厭之。遂棄之道周而去。不食者數日。行路爲之傷。嗟道旁有一土龕。可容數人。蓋樵童牧豎避風雨之處也。過客憫之。爲舁至土窟中。又數日。病漸愈。衣服悉爲暴客所褫。但以敗席亂草蔽形而已。漸起行至店中。日求丐餘食。夜卽宿逆旅簷下。一日有老嫗。謂曰。觀爾非求乞者也。我處非遠。可三百許步。卽攜之往。姥爲洗沐。衣以故衣。日進粥飲蔬飯而已。不數月。平復如故。顏狀艷麗。殆神仙中人也。忽有士子。過小紀。知之。求

見贈姥綵絹五十匹。戰之而偕往襄陽。僦居。會襄帥安大王從進叛。左右殺士子。納其妻從進。敗爲亂兵所得。送至都監張相寨。張卽從恩。張相共獲婦女凡十餘人。獨寵待士子之妻。數歲。張之正室亡。遂以爲繼室。從封郡夫人。治家嚴整。動有禮法。及張加使相。進封大國夫人。壽終於洛陽第。

眞個銷魂

詩詞餘話。詹天遊名正。字可大。風流才思。不減昔人。故宋駢馬楊鎮。有十姬。皆絕色。名粉兒者尤勝。一日招天遊宴。盡出諸姬佐觴。天遊屬意於粉兒。口占一詞云。淡淡青山兩點春。嬌羞一點口兒櫻。一梭兒玉一窩雲。白藕香中見西子。玉梅花下遇文君。不曾眞個也銷魂。楊遂以粉兒贈之。曰。使天遊眞個銷魂也。

爲夫復仇

談藪。兀朮見一卒妻美。殺其夫而納之。寵嬖殊甚。朮有所佩匕首極利。寢則枕之。他日方寢。此婦取匕首將殺之。朮覺驚問。婦曰。將殺汝。朮曰。何故。曰。我夫爲汝殺。吾欲

報仇。尤默然久之。曰：吾不忍殺汝。當爲汝別求夫。乃盡集諸將使自擇。婦指一人卽以嫁之。

夢見瑞相

夷堅志。明州王氏女百娘。連歲苦疾。痰忽患瘖。聾。投誠觀音大士。晨夕禮拜不怠。每假寐如入定狀。必見端嚴瑞相。訓誨拳拳。且勸以作禮。西方阿彌陀佛。仍親授。四句偈曰：淨土周沙界。云何獨禮西。但能回一念。觸處是菩提。又云：可普勸持誦。曾未逾二月。患頓愈。

美人計

癸辛雜識。乙亥歲。國事將危。忽傳當塗孟之縉妻趙氏孟桂。見爲伯顏丞相次妻者。朝廷遂以太后命。遣人齎金帛與之。俾贊和議。繼得孟桂回奏云：和議將成。遂復賜手詔。遣以金帛慰之。繼而寂然無報。及事定。孟桂南歸。雪川未嘗爲伯顏次妻。亦未嘗得詔及賜物也。蓋奸人乘危造爲此說以騙朝廷金帛耳。

夢龍繞柱

癸辛雜識。陳宜中之先爲吏。嘗貰官錢在圍。屬其孫往貸于葛宣義。葛宿夢黑龍繞其廳柱。覺而異之。夙興。果有小兒來。年可十許歲。問爲誰。曰。陳某孫。又問來故。如數付之。陳既出。詣葛謝。葛勉使就學。許以捐助。未幾。以長女許之。葛巨富。寇夜至。席捲以去。長女亦被獲。以往。乃以幼女歸之。陳後出守七閩。遇巧節。諸吏各有所獻。陳妻忽識一杵。似其家物。乃召吏問所從來。則云海巡所遺也。亟發兵圍其寨。盡俘諸校。置于理。正葛寇也。以次伏誅。葛女已有二子。初猶隱不肯言。其妹爲言委曲。執手相哭。乃斃其二雛焉。

斃賊機智

太平府志。當塗池姓者。娶婦。方入室。夫醉酣睡。婦獨坐燈下。聞戶外悉窣聲。有偷兒穿地道入。婦卽移其座。坐偷兒項上。百計掙扎不得去。久之不動。則斃矣。池醒。婦告之故。池大驚。計無出。起視。乃鄰家子。習穿窬者也。婦曰。遇此惶愕。無爲丈夫矣。空衣

箭置屍其中。騰局之。潛置偷兒門。叩其戶。其妻應而欲起。池夫婦則遄歸閉戶焉。偷兒妻啟門。見箭不見夫。以爲夫先昇。此歸更他舉也。與子昇入。至曙。夫不歸。乃開緘。則死夫在焉。不敢言。以暴死諱之。池婦善佐其家。致數千金。蓋其機智有以相之也。

男子化女

洛中二行賈最友善。忽一少年者。腹痛不可忍。其友極爲醫治。幸不死。旬餘而化爲女。事聞撫按。具奏于朝。適二賈皆未婚。奉旨配爲夫婦。此等奇事。亘古不一二見。萬歷丙戌年事。見邸報。

男裝之火伴

焦氏筆乘。黃善聰。金陵惟清橋人。年十二。失母。有姊已適人。父販線香爲活。憐善聰孤幼無依。詭爲男子裝。攜之遊廬鳳間。數年。父亦死。善聰變姓名曰張勝。仍習其業。李英者。亦販香。自金陵來。不知其女也。約爲火伴。同寢食者踰年。恒稱有疾。不解衣。夜乃溲溺。宏治辛亥正月。與英偕返金陵。年已二十矣。往見其姊。姊言我初無弟。安

得來此善聰笑曰。弟卽善聰也。泣語其故。姊怒且誓之曰。男女亂羣。辱我甚矣。汝雖自明。誰則信之。拒不納。善聰不勝憤懣。泣且誓曰。妹此身苟浣。有死而已。須令明白。以表此心。其鄰有穩婆。姊呼驗之。果處子。乃相持慟哭。手爲易男子裝。明日英來。再約同往。則善聰俄爲女子矣。英大駭。問知其故。怏怏如有失。歸告其母。其母賢之時。英猶未室。卽爲求婚。善聰不從。曰。妾竟歸英。保人無疑乎。交親隣里相勸。則涕泣橫流。所執益堅。傾都喧傳。以爲奇事。廠衛聞之。乃助其聘禮。判爲夫婦。

淨身人之狡計

曾楚卿爲魏璫削奪。崇禎時起少宰。原有妻。偶託人娶妾。至門始知爲淨身人姪女。卽却不納。淨身人恨之。遂盛飾其姪女。騎馬立長安街。遇過往官。自稱曾楚卿妻。識者知其誣。時方枚卜。鄖陵常自裕有他疏。點綴及之。曾遂不得與。

不履不袜

四川婦人多殊色。穠粧而跣其脛。無膝衣。無行纏。無屣。素足如霜。曾見于大市中。不

以爲異。粵中風俗亦然。而乘以木屐。屐雖敝。猶整整。晴雲赤日之前。不以爲贅。惟士大夫。歷官南北者。歸而變其內。競習弓鞋。閩婦女亦多不韞。

白頭宮女行

長安女。尼妙音。舊先帝時宮人也。國破後。出居民間。祝髮于北城之文殊菴。與海昌相國居址相近。常出入相國家。談宮中舊事。及甲申三月事。甚悉。言十九日夜漏欲盡。先帝徧召內人。命其出宮避賊。是時黃霧四塞。對面不相見。帝泣下沾襟。六宮皆大哭。又言宮中侍姬。都以青紗護髮。外施釵釧。自遭喪亂。香奩寶鈿。悉爲人奪。惟存青紗數幅。猶昭陽舊物也。吳江吳兆騫白頭宮女行云。長安女冠頭似雪。曳地黃紵縣百結。手執金經淚暗流。云是前朝舊宮妾。又云。一托香台已十秋。每談遺事自生愁。室中漫禮金仙席。夢裏還隨玉輦遊。惆悵生年遘陽九。戒珠持徧甘衰朽。天家龍種尙飄零。賤妾蛾眉亦何有。晚樹沉沉禁苑斜。山川滿目思悲筓。傷心欲到扶風東。零落金箱憶漢家。

慘紅衫服

婦人集。鄭妘。故襄王宮人。遭亂。爲沔陽漁人所得。常椎髻跣足。釣于黃金湖頭。獨著慘紅衫服。云是襄妃物也。一見董以寧楚遊聞見錄。張獻忠假楊嗣昌兵符破襄陽。事出倉卒。宮中無得免者。妘奉命往凌儀賓家。送生日銀綵。因匿藻井。上獲免。又聞賊盡斲城中婦女。纖趾囊之。酒間賭勝。妘之跣足。意或悼此。見原註。

顧橫波小像

冷廬雜誌。程春廬京丞。博雅嗜古。所蓄書畫甚多。余常于其侄銀灣參軍世樾處。見顧橫波小像一幅。丰姿嫣然。呼之欲出。上幅右方欸二行云。崇禎己卯七夕後二日。寫于眉生樓。玉樵生王樸。左方詩二首云。腰妬楊枝髮妬雲。斷魂鶯語夜深聞。秦樓應被東風誤。未遣羅敷嫁使君。淮南翼鼎擎題。識盡飄零苦。而今始得家。燈煤知妾喜。特著兩頭花。庚辰正月廿三日燈下。眉生顧媚書。

再嫁奇遇

過墟志感。任陽爲虞邑之極東南境。地窪民貧。而黃氏獨以資財雄鄉里。居大橋。世謂之大橋黃家。余及見者曰。黃亮功。自伊父積資起家。不置田產。專以權子母爲業。蓋見中原多故。增餉增役累也。亮仍家法。尤樂不疲。歲囤粟以千計。豆麥花布稱是。崇禎間。吳中水旱頻仍。米價騰貴。亮邀取重利。朱提成錠。窖藏之。青峽成貫。櫃藏之。零星者必鎔成錠。積成貫。槩行貯藏。而乃快。爰是積資鉅萬。而家益富。亮爲人陰柔。外若溫厚無稜角。中實機深多詐。性尤吝。處置家事。節縮若寒士。屑屑謀朝夕。其父嘗令亮循輸粟例爲護身符。亮蹙額曰。爹直欲兒作枵腹監生耶。每用一錢。輒沉吟良久。得已。仍貯之囊。其素性也。家多權量。式同而用異。視出入而盈縮之。未嘗用銀錢。凡與人貿易。盡其折色。昂其價。但有釐毫利。卽喜動顏色。邑中牙儉陳氏婦。喪夫欲他適。亮聞其挾重賞。欲娶之。父曰。贅也。里中請婚者多。何必是。亮曰。彼以賄遷。是足欲也。遂娶之。得貲五百金。已而變其房產。又得四百金。陳善操家。勤紡織。亮得其伙助。家業日熾。已二十餘年。終嫌其貌不揚。心常怏怏。間加惡聲。陳有弟歲時或備

果慤來視姊。亮疑曰：是欲希我津貼也。因語陳曰：汝弟至戚。時來視汝。意固善。但我昨至左廂。見其與某婢戲。此何理也。吾家範素謹。而容此輕薄子乎。陳心知其誣。而微會其意。遂屬弟勿再至。自是親串中無一人。告貸于黃者。後陳病瘵死。亮薄葬之。蓋吝己財。而陋彼貌也。時亮年四十餘。謀繼娶。于是有議姻劉氏一事。而造物變置之巧機伏矣。劉氏者。亦居任陽。去黃三里而近。世業儒。家雖落名楣也。其伯曰賡虞。邑諸生。守正不阿。端人也。其仲曰肇周。狡黠嗜利。險人也。有季妹。生之夕。其母見紫氣繞室。經時不散。六歲母死。卽自粧束。能修容。父教之書。過目了了。捉筆作楷。秀雅可人。學爲筆札。亦朗朗成章。十歲。父又死。倚兩嫂以居。雖處女而攝擋家政。如健夫持門戶也。性高抗。不肯作佞。仙侃侃態。遇難處事。一言立斷。動中情理。兩兄亦善視之。甫垂髻。嬌豔驚人。面方正。潔白如脂。微紅勻碧。若含露桃花。鳳目曼耳。眉疏秀而長。額光可鑑。方領微髻。通體長短停勻。襪履不盈四寸。蹀躞容與。眞國色也。亮之父執曰：郁士英者。繩劉於亮。亮心豔之。謂郁曰：果字我。禮金多寡不計。事成當厚以報。

媒者。郁乃言之於劉仲。仲曰。吾兄素迂闊。萬無從意。此事我能曲成。但我非媒妁。而杯酒不沾唇。得無於心不甘乎。郁述之於亮。欲以二百金爲聘。四十金爲仲壽。仲大喜。乘間言於伯曰。三秀字小妹行年十四矣。凡求婚者非生庚不合。卽卜兆不從。意者良緣自有在焉。頃郁髻來云。黃某與讎。偶語及內助事。問吾妹可乎。不可。伯默然。頃又言於伯曰。事固有不可執者。憶吾母彌留時。執妹手。顧吾父及吾兄弟而言曰。此女吾所愛。俟其長。務擇家事勝吾家者嫁之。無與寒士。寒士能自奮青雲。爲妻孥福者。世有幾人。但願其安享素封。不至朝夕碌碌。井曰。傍吾目瞑矣。今吾母雖終。言猶在耳。吾兄弟豈忍忘於心。前所云黃某者。積資數萬。倉庾如櫛。棟宇連雲。欲得妹爲內主母者。在必諾無疑也。伯作色曰。不然。吾母若在一聞是言。必唾其面。彼之先陳氏奴也。本姓王。背主而逃。易王爲黃。居于崑之石浦。至彼祖曰元甫者。復歸虞家塘市。元母爲邑勢官乳媪。宦田三千畝。在吾鄉。以媪故。委元課租。元恃主威。未登場。輒駕帳船。叫鷺鄉里。雞犬不安。農人苦之。衆議。畝出斗粟勞之名。曰脚步錢。元於主。

人正犒外。復蝕其十之三。詭言農欠。以充已橐。遂以殷實起家。彼之積資累萬者。非由躬稼穡。親服賈。勤苦中得。乃敲人骨。吸人髓。歛怨兩世而積也。彼父洪。尤凶暴。恃其拳勇。酌酒漁色。鄉人目爲黃二。傷司謂觸之禍立至也。常悅一佃女。假其父錢而不責償。閱三年。權其子母。已逾倍蓰。乃攫其女爲妾。不久而愛弛。轉鬻于粵商。得白銀二十金。有成言矣。女聞而縊。莫敢誰何。此固鄉里中所共知共聞。莫能掩其惡醜者也。洪雖富甲塘市。而市之衣冠中人。從未與接一揖。交一談。洪自知不容於士類。乃大營宅地於吾鄉。爲夜郎自大計。沒主田數畝爲基址。高開厚垣。樓房盤亘。其廳亭壯麗。擬嚴文靖相國家規制。役佃民爲傭作。經年落成。一鄉苦之。至今過其地。望其居者。莫不切齒寒心。比之郿塢。勢官死。子弟皆紈袴。不問生產。田皆四分五裂。盡授他姓。洪欺其無主。昂其價。侵匿其半。所獲復不賞。自是始不與課租事。鮮衣華履。出入隨童僕。爲鄉里中鉅富翁。席必首座。稱必丈人行。識者見而恥之。廢紳某欲贖千金。謀復官。遣門客致洪。適同會者皆邑中鉅老。聞之譁然。乃還洪銀。擯弗與同列。

吾同學友汝南周氏。作醜奴兒。令一闋嘲之。有何物催頭。持了精鏐。便想烏紗隊裏。遊句一時傳笑。以爲醜談。此又合邑中所共見共聞。莫能掩其醜惡者也。今亮之爲人。比祖父稍爲斂跡。然計升斗。權分毫。刻剝窮民。專圖利己。祖孫父子。是真一氣。虎兒狼種。豈我族類。若貪其富而降我門楣。與彼婚媾。何以見先人于地下。昔王源嫁女於富陽滿氏。東海王源嫁女于滿氏沈約作彈章奏之事見昭明文選貽臭千古。奈何踵其故轍哉。况妹年十四。彼已四十有餘。獨不爲妹計乎。易曰。見金夫。不有躬。無乃爲鄉黨所笑。仲知言不能入。爲之意索者累日。亮偵知事不諧。屢邀郁與謀。往返再四。仲亦無以應。無何。伯應募徵往山左。中途寄仲書。言至維揚。見婚嫁者絡繹道路。詢其故。緣訛傳朝廷遣中使至浙江。採民間女。此信至吳中。亦必擾擾。然訛言耳。萬無此事。不可輕信。妹終身事。慎勿因此輕率與人。仲得書大喜曰。四十金入吾囊中矣。因招郁令謂黃曰。姻事吾能主之。須無食前言。乃可。黃卽諾。擇日納采。乃縮其二百之數而半之。復折其二。縮其四十之數而半之。復折其四。且命郁剖而中分之。曰。柯儀固總函也。仲慍甚。

心知爲亮所賣。而口不敢言。先是仲得兄書。詭答云。兄書未到。吾邑已盛傳中使採女之事。里人不擇人而婚嫁者。不下數百家。司里忽來家索錢不遂。竟將妹年貌登册。欲告之官。不得已。仍諾黃請矣。此貧家女爲富翁妻。未爲不得其所。然此番作合。非由人謀。亦無我責也。伯得書撫膺頓足。浩然長歎。復作書寄仲。痛加諄讓。書未至而黃已委禽。且蒞婚期矣。婚之夕。亮頭眩暈者三。踉蹌不能成禮。廟見日。木主先傾倒仆地。家人咸驚異。而亮一見劉貌。心醉神迷。若陳思之遇宓妃於夢寐間也。逾年生一女。劉愛之甚。曰此吾掌上珍。因名珍。珍五六歲間。劉延熊耳山人爲推五行。熊耳山人善談星。所言極驗。人爭致之。號半仙。而山人行蹤詭秘。時姓趙。時姓呂。或言其初從流賊。爲賊推成敗奇驗。既而亡命江湖。至是挾術遊虞山。劉聞以重禮延之。座抱珍于膝。坐簾內聽之。山人推之。稱好者再。是能富夫貴夫。一生無蹇運。劉喜。乃以己生庚令推。山人沈吟良久。拍案大叫曰。安所得是命而給我哉。女人而坐台垣。有執政王家氣象。惜犯披蓆貪狼煞。然福星坐照。彼兩煞特爲之用耳。鄉邨婦安得

有是必給我也。問命中有子否。曰有二。且生而卽貴。劉大喜。已而推亮。則搖首曰。苦命耳。腰纏十萬。不能享用一錢。如病膈人。馨香滋味。羅列滿前。欲啖卽嘔。非苦而何。問何時得子。又搖首曰。命中無之。爾時舉坐闐然。謂其言何背繆。若是。而劉聞命中無子一言。心動。猶以爲己命或宜有。而亮素性鏗刻。爲無子相也。于是有母養祿產意。蓄而未露。有張媪者。乳劉者也。寡而無子。依劉以居。劉以爲心腹。私與語曰。癡老子不知何了局。年將半百。止一女。但兀兀持籌握算。度朝夕。竟不思身後倚托者爲誰。媪曰。俗有引子之說。謂先取他姓子。養爲己子。爲之兆而引之。往往如所願。是亦何不可爲者。劉領之。而向所蓄意。于是益決。時亮一切家政。皆聽命于劉。某處窖金若干。某櫃節錢若干。皆委之劉。米粟出入。契券存發。及日記冊簿。皆經劉手。劉才固敏。遇事無不咄嗟立辦。亮奉之如神明。劉櫛嘗爲捉髮。滂浴嘗爲拭體。又嘗坐劉床畔。爲劉剪爪。劉寢而起。爲之傳襪納履。而嘗傭奴其夫。呼爲老牛。少不當意。輒批其頰。亮笑而受之。微曰。好言之。何怒爲。以故凡劉意所欲。無不傾聽任指揮。一日亮從

近里收債歸。見劉擁珍坐燈下。乃撥撩其耳上金環。戲曰。珍且入塾矣。而汝不復孕何也。劉叱之正色曰。火燒頭尙作此狂態。吾適有言。欲喚醒汝。俟少間言也。乃入房閉寢門。於枕畔靦縷移時。次日。亮夫婦早起。命庖治盛饌。邀二劉讌會。時伯已回家五六年。足未嘗一至黃所。劉恐伯之固却也。私遣張媪致書曰。兄固愛妹。妹豈不知但妹既歸此家。凡此家前事。姑含忍之。兄妹自有天倫。義固無可絕也。今聊具杯酒。爲戚里一申欵洽。兄來則妹愈有光。否則置顏無地矣。伯不得已。偕仲往。姑與亮相見。語間輒呼亮字。而仲則如其所應稱。宴既畢。伯入辭。劉若爲無意也者。謂伯曰。珍將就學。苦無伴。兄弟三子。金印官來此依我。與珍同塾可乎。伯曰。嬰孩不能離母。且徐之。仲聞遽曰。吾兒七舍可來也。劉默未有以應。而仲卽于明日携其子七舍至。依劉以居。劉之爲亮謀也。意在伯之子。以其弱不好弄。且因是爲修好地。仲則其素所心鄙。絕無撫其子意。亮見伯落落難合。而仲突梯易籠絡。劉因七至。意大拂。而亮反慙。息之。七生而駮。性暴戾。比長與珍戲。珍怒。白之劉。劉撻之。自是宿之外舍。食不令。

同席。時來時去。一任其意。而七遂與群惡少遊。無何。劉字珍于直塘錢氏。籍婁東。徙于虞。富而能仁。鄉里稱之。夫人陸好善。年五十。所生一子。溫文厚重。錢翁課子嚴。必俟入士籍。乃與婚娶。故弱冠而未聘室。時吾虞初隸于新朝。邑中作粧點太平景象。五月盛爲競渡之會。錢氏子侍其母往觀。而鄰舫則劉與珍。兩家通問。知爲近里眷屬。各過舫。欸語良久。錢母歸語翁曰。劉固倩麗。異表耀人目。艷於少艾。但少涉輕露。其女則嫻雅淑婉也。于是錢翁遣人請爲婚。而劉亦以親見錢氏子。知爲佳壻。遂諾之。七忽作鸞言曰。姑以珍字我。故撫我于家。今乃背約奪我妻。別以字人。將焉置我。劉聞怒甚。邀兩兄呼七至。而痛笞之。且詰之。珍字汝何據。七無辭。旣而謂仲曰。七不過激我爲其娶妻耳。然直言何害。乃出此橫語。爰以百金爲七娶妻。復置莊房一所。令居之。且以己所得奩田三十畝畀之。曰。劉產仍歸劉氏。吾無取若家毫末也。七好博。日與群邪狎。未逾年而田產盡賣。妻無所歸。溺死。仲惡其無賴。屏弗子。寄身博場。錢氏子遊婁庠。翁謀娶婦。擇吉遣媒往。而劉不允。曰。吾女穉。隔簾且羞見人。奈何。楚

楚與彼家上下相見。無已則令婿來贅。乃可亮恐婿來而糜酒食也。又恐其久居於此。食指漸繁。而苦于供給也。且恐其覩見我多藏。而尅損其萬一也。遂主娶不主贅。劉氏爲之不妝不食。服衽服。坐於床。呼亮至。詈之曰。汝知珍爲我性命。乃必取之。懷中而逼之遠去。設是心者。餒不食其餘。亮恐。急扶之起。好言曰。汝欲贅則贅耳。何自苦爲。劉始下床。治家事。而錢氏子得贅于黃焉。劉令張媪設臥具於珍寢所之罌。凡夜間有所聞。輒報婚之次日。早起入劉寢所。至床前耳語。劉訝曰。燈下嚴粧。獨坐珍竟未寢耶。何孩氣乃爾。又次日。媪復耳語如前。劉蹙眉曰。苦我兒。又次日。媪復耳語。久之。劉喜形于色。曰。伉儷固宜如是。自是以珍故。於婿特愛之甚。凡衣服之需。盤殮之奉。惟恐不獲當意於錢。致不獲當意於珍。旣彌月。錢翁迎其子歸。從師課讀。劉謂珍曰。時肩錢生未來。無寢處新室也。于是遷珍于已寢之左。令張媪作伴。時七爲敗類。苦飢寒。敝衣破帽。踟躕牆垣間。頰向劉索衣食。一日忽又至。適珍坐寢所。束足七窺之良久。珍起見之。厲其色。不交一語。七乃戲曰。珍姊。向者我問爾幾時招婿。輒

怒罵我。前日白面書生何人耶。珍不答。又曰。姊夫未歸而獨寢。得毋寂寞。珍又不答。而從劉于曝麥場。是夜珍就寢。聞床下簌簌有聲。急呼有賊。亮持梃至。見賊之足于床下。痛擊其脛。賊大號。視之則七也。劉忿極。引剪刀。搯其股。血流盈地。亮縛其手足。閉之室。劉擁珍曰。驚我兒。珍泣。劉亦泣。天明。珍起。失其小履。劉于七懷中搜得之。擿之無算。須臾。仲至。欲投之河。劉縱之歸家。仲乃鑲鎰。困之。仲之妻有舐犢愛。復陰脫之。而七仍與諸惡少爲伍。且聚謀。欲甘心于劉。有日矣。時亮已六十有餘。嗜利益甚。見奴婢衆。慮其坐食。爲多畜雞豕。每奴委豕幾口。婢雞幾隻。日課其利。蔬子若干。售錢若干。縉雞蛋若干。售錢若干。縉凡諸自奉。益加裁損。但菽乳一方。日爲常味而已。歲丁亥十月。亮早起。手持一簿。欲劉登記。蓋隔宵曾與鄉民權子母錢。斷斷爭之不已。如其欲乃已。至是早起。欲登諸簿。及寢門。忽仆地不起。劉驚。急與珍扶至寢處。手若有所指。而口不能言其處。須臾。形神離矣。亮死。鄉里中無一弔唁者。劉于倉卒。悲哀之時。瞥見七突入總帳中。憑棺呼爹。似爲號泣狀。旣而呼劉曰。娘取衰來。劉心知

其意。遽作色曰。死者無子。安用斬衰。七曰。吾固子也。劉乃厲聲曰。死者姓黃。汝乃姓劉。何涉。七曰。幼撫我。長授我室。兼昇房屋。獨忘之乎。劉曰。如是則待汝不薄矣。汝復欲何爲。七曰。欲分遺賞耳。劉曰。有之。今分汝。乃令僕婦中之有力者。摔而扶之。七臥地。輾轉號呼。口出惡言。劉愈忿。取臼杵痛擊之。曰。吾初次分汝賞也。七不勝楚。負痛而走。大呼曰。吾必有以報吾仇。劉于是有戒心。呼童僕至前。各給鉦一具。戒之曰。每暮夜分布四野。伺有所聞。輒相應。未幾果有盜四人。自簷而下。劉急令媪啟小門。於宅後鳴鉦。四野鉦聲齊起。而盜驚逸。家人咸相慶。劉曰。未也更備之。乃坎室側各行道轉處。以爲阱。穴其壁數處。貯石灰於裏間。而以風車承其後。越數日。盜十餘人。纒舟于宅後之水門。夜半潛入圍牆中。始各執炬。斬後垣門而入。將近內寢。前導者遇坎而陷。餘盜方倉皇失措。俄間壁穴中石灰亂颺。目不能開。乃各棄械而竄。視陷阱則七也。墨其面。率惡黨劫姑家。劉曰。吾固知此獸所爲。俟其父至。共鳴之官耳。珍諫母曰。事大罪非輕。恐傷舅氏心。縱之若何。劉乃縱之逃。自是里中二十餘日不見七。

蹤影。劉連被七驚。慮七相仇不已。心常悶悶。百計沈思。忽言吾且安死者。乃葬亮于柳湖之祖塋。劉祭畢。謂其壻錢生曰。此處不可居。吾欲倚汝終身矣。于是先舉什器之粗重者。傭二百餘人運至直塘。五日始盡。先遣珍歸。手持一冊付珍曰。凡汝房內箱櫃。是汝故物。今汝隨身携挈。未曾開冊。此冊所開列者。白米百二十囊。黃米二百囊。每囊元寶二。又大衣箱十餘隻。每箱衣服貯若干。中衣箱十餘隻。每箱衣服下貯銀若干。櫃二十有七。貯錢皆滿。中有某某字號者。亦銀也。以上諸件。皆緊要列諸冊。我發汝收。悉照此冊。可無疏漏。至四日而銀錢衣服等物。亦已運盡。劉乃殺雞宰豕。遍召鄉里貧農。得二百餘人。飫以酒肉。呼至前。舉其積年債券。盡爲燒之。曰。吾欲爲死者資冥福也。衆大喜。復開倉廩。人給米二斗。麥半之。棉花五斤。菽五升。衆益大喜。不覺羅拜。皆曰。黃母施恩於我等。并爲窮人折券豁免向債。凡經渠手。每不苛刻。今復行此大度事。將何以報。劉曰。吾非望報。欲煩爾等者。有米二千餘石。能爲我運至直塘。醇酒肥肉。儘汝飽啖也。衆皆如命。經四日而運畢。時值歲飢。鄉間富家囤米者。

往往爲窮民攘奪。劉反用窮民力。竟無攘者。凡黃三世蓄積不下數十萬。一朝盡輸他姓。造物變置之機亦巧矣哉。已而錢生來。邀劉至其居。行有日矣。視曆乃不宜遷徙。遲三日乃吉。越兩日夜將半而難作。李總戎成棟者。於宏光時降新朝。所過城邑輒爲殘破。掠婦女十餘艘。過嘉定。鄉民焚其艘。婦女死者過半。及羅店鎮。誓必掠取吳中美姝以償。繼破松江。擇大宅多畜姬妾於其中居之。旋奉命征粵。時永歷方囑其弟奉母居守。而令心腹將帥旗兵千人保松江。實爲室家計也。七之黨有爲守將標下汛卒者。當七爲盜而逃。卽走之松江。謂汛卒曰。得營兵百人。銀錢米粟。可捆載而至。卒曰。此險道。不若首之主將。儻重獲則爾有功。非得官。卽邀厚賞耳。七撫掌大喜曰。吾將得官。于是首之主將。謂劉擁資百萬。如乳虎噬人。一鄉恨入骨髓。得大軍除民害。取百萬資。充軍餉。計甚便。守將以爲然。乃令偏裨某帥千人由劉河至崑山。至七浦塘而進。時劉方封鎖樓房。誠居守者。碌碌竟日。至夜復與張媪整頓細事。素服淡粧。坐而待旦。爲起行之計。俄而門外炮聲轟天。牆戶傾塌。旗兵千人一擁而

入。啟其廩。廩空。啟其窖。窖空。搜其箱櫃衣服什器等。無一存者。裨將恚甚。見七與數人擁劉至。方欲責問。而于炬光中望見劉貌。注視良久。忽曰。賴有此。不然。何以復旗主。遂攜劉而去。張媪從之。是時旗兵以勞而無獲。各懷忿忿。不待將命。亂刃刺七身。乃縱火焚黃居亭閣樓房。倉庾廚庫。頃刻悉遭一炬。衆乃投七尸于烈焰中。掠近村數十家。稍取賞糧而歸。珍聞變。驚絕。號泣無晝夜。時已舉子。乳沖錢翁患之。乃令子往松探問。以慰其念母心。至松。則成棟親屬被收。凡所掠婦女。皆歸旂安置。會城京南錢生歸。邀劉仲偕往江寧。至都統署。見有遵奉令條。開一應逆棟所擄婦女。俱許親人領回等諭。錢劉皆大喜。急欲入告。而未有路。適有武弁自署出。錢揖而問。令條內語果信否。弁曰。昨已領回三人矣。錢遂告以情。弁曰。汝音似吳人。我亦吳人。而投旗者。同鄉之誼。敢不實告。乃携錢手至無人處。語之曰。王爺令條內固云爾。但黑都統司此事者。非阿堵兒不可。錢生云。所欲幾何。弁曰。視婦女之年貌。爲多寡。極美而年少者。一百金。錢生曰。適不及持來。奈何。弁曰。速歸取。五六日事可成也。錢遂偕仲歸。

取贖錢。珍馨已所蓄。令生偕仲復往。囑生曰。誠得吾母歸。雖千計萬計。無虞缺也。于是持千金復至會城。尋向所識武弁。而告以贖錢已具。復許事成。酌金五十。弁喜謂錢生曰。取年貌籍貫來。又云。署內有掌家婆二太者。照管諸婦女。每百兩。例予十金。否者必留難。勒措。錢生曰。無不如命。弁卽取劉之年貌籍貫入署。付二太查驗。遲久而出。亟搖手謂錢劉二人曰。無其人。奈何。錢生皇遽曰。某月某日某將至某鄉。擄去。生親蒞松訪確。知某將獻入某總戎宅內。何乃無之。弁曰。吾豈惡孔方而過給爾者。適據二太回報云。實于三百餘婦女中。遍詢之。竟無有爾得無誤耶。錢泣謂仲曰。甥壻此番歸去。女甥必死。女甥死。甥壻誓不獨生。乃大哭。仲謂錢生曰。哭無益也。不若仍求是人。或知一果否確據。錢生於是前執弁裾泣曰。祈台臺示一果否確據。當有以報。遂舉所許五十金予之。弁躊躇良久。計無所出。忽欣然曰。得之矣。乃疾趨而入。頃之袖一冊至。謂二人曰。此果否確據也。非我不能取出。然幸爲我秘之。無洩之他人。我頭尙思啖飯幾年也。錢劉急揭冊細閱。至末頁。則果有黃劉氏及張媪二名。而

朱圈標其上。注于傍云。選入王府。弁曰。何如此問。果無有。吾終不爾誑也。錢涕泣不知所爲。劉仲曰。事無可奈何。且歸。于是返廬。不數日而劉書至。先是劉被擄。至松入李宅。李之母見而悅之。曰。若固名家女耶。何妍麗至是。盍母事我。依我寢處。行將送汝還故鄉耳。未幾成棟以粵東叛。歷降永母與弟皆械送京。姬妾等俱聽本旗發遣。悉置之南京。劉亦入籍中。爲黑都統承管。關內署後馬廐。傍空地居之。婦女三百餘。群聚蓆棚。幾于露處。又馬尿熏人。不能一刻居。皆號泣不欲生。越一日夜而滿洲太太者來矣。滿洲太太。王府中總管老嫗也。年七十餘。髮白顏頰。髻圓而扁。髻簪花。衣履皆男子式。善漢語。滑稽多智。至則都統皆跪迎。其管家婆二太者。叩首鞠躬。導引至棚中。遍望作漢語曰。諸姊妹無恐。我來作降福符官也。不知誰是有福者。乃側身入婦女隊。擇當意者。拽其裾而行。得三十餘人。令至別所。命擺列于前。上下睨視久之。乃曰。彼太長。此略短。而三十人中。復去其半。留十餘人。令至前。諦視其髮及手掌。臂指。復隔衣捫其乳。則又去七。僅存者五。乃令五婦列坐。待以茶。殷勤問訊。而細審其

音俟其答語。則耳屬之中。有一婦女音微窳。音與惡也復去之。旋起立語四婦曰。無動且安坐。吾欲一觀履式耳。乃揭其裙。叉兩指。量其履。戲語曰。無乃唐突。然不爾。則不見真才。僅得四人而劉與焉。滿嫗向劉作滿語。塞楞塞楞者。再四。塞楞者。言最好也。復漢語謂四人曰。有侍婢乎。任隨爾行。回顧二太滿語曰。雅海沁兀律罕。言渠婢令隨去可也。俄擁四婦登輿。至王府。劉持張嫗痛哭曰。入此間。萬無與珍相見日期。吾命亦休矣。嫗亦相抱而泣。至暮。王宴。命四婦侍酒。滿嫗誠四婦曰。至前。各叩首俯伏。命汝等起。乃起。慎毋哭泣。致怒。以取鞭朴。已而三婦皆如所誠。膝行匍匐。叩首畢。伏地不起。屏息莫敢作聲。劉則冉冉而來。倚柱而立。向左壁。側其面。自不盼。燈下額光煜煜。射人。目泪睫暈微紅。倍添嬌豔。王異之。問何籍。劉不應。問年幾何。不應。問有夫否。又不應。忽自號泣曰。我民間寡婦。被韃兵擄。以戀戀於一女。故不遽死。今至此。已與吾女永隔。尙安用生爲。盍速殺我。我良家女。決不肯爲奴婢。乃撞其首於柱。滿嫗卽抱持。且踊且號。鬢髻爲解。髮委地。丈餘。王見而益異之。遂有憐愛心。諭滿嫗曰。善護

持無令悲損。嫗爲巧言百端。引劉入已寢以安之。朝夕進履。凡果餌粥糜熬黍。稠疊几案間。而勺粒不入口。坐臥惟泣。張媪憂甚。私語滿嫗曰。劉痛念其女。故悲毀至此。前在松江傳聞李兵歸。復掠直塘一帶。今及三旬。而女之存亡音耗寂寂。計得一當通問於其女。以慰其心。或可少進飲食。滿嫗然之。爲啟王。王曰。速令寫書。可遣疾足往。滿嫗告劉。劉霽顏曰。汝累日所言。吾俱不欲聞。惟此言差強人意。乃作書寄珍曰。我生不辰。疊罹險難。向日送汝河干。竟成長別。痛何可言。自七獸肆毒。攜我往松。幸叨假母慈覆。寢食相依。且許送我歸虞。令我母子完聚。不期聖名眷籍。候遣省中。忽又送入掖廷。廁身窮袴。竟如墜崖之人。不能奮飛。嗟乎珍兒。汝母至此。尙能隱忍以求活哉。所以苟延殘喘。累遭窘折而不死者。嘗與張媪言。汝是我一點血脉。若不相聞問。而泯泯以死。使汝抱無涯之戚也。前在松江。驚聞直塘一帶村落。盡被兵燹。想七獸未遂所欲。故又發縱指使。以勢而搆。汝家亦爲破巢之卵。然究竟是真是假。尙不免將信將疑。今吾書至。而汝有手書來。則吾知汝之幸不死于七獸也。吾書至而

汝若無手書來。則吾知汝之不幸而竟死於七獸也。其生其死。決於片楮。專睇歸鴻。慰我愁思。若夫熒熒嫠婦。給事掖庭。凡所自計。皆所素審。彼若辱我下陳。使以鞭箠。非口唾其面。卽頭撞其胸。雖粉吾骨不辭也。吾秉性高抗。不肯下人。拚却一死。彼且奈何我。珍兒珍兒。無爲我慮云云。卽緘書付滿嫗。嫗啟王命標。將發捷足。限兩日夜到虞。兩日夜返省。珍接書泣曰。不意今日始見慈親手書。錢生讀竟。泣曰。何愛女情切也。回顧珍曰。事已至此。臨大義則妻不得二其夫。論至情則女不得死其母。此際殊難措詞。汝回書須斟酌出之。時劉仲適至。仲展書玩之。再四。忽蹙眉曰。汝母執拗不顧利害。王非他。當今王爺也。入關時爲從龍第一功臣。至江南降宏光。平兩浙。貴戚而功高。威重莫比。乃欲唾面撞胸。徒以性命劇虎牙。萬一激發雷霆。吾與若俱無。噍類事已無可奈何。回書宜勸之婉從。珍曰。女無勸母失節之理。第本心則不欲母死。餘非所知。乃作書始慰以無恙。後云母生則兒亦生。母死則兒亦死。情殊戀慕。而無激勸語。錢生寓書于劉。則以曹大家勉慰。亦兩無所碍。而仲則私自爲書。不令錢

生夫婦知書盛言王厚恩。選其寒微。不遺荆布。又云。妹固女中智士。匹婦小諒。宜所不爲。又云。當思熊耳山人言。此番作合。或妹命中宜膺奇福。末則告以房屋皆燬。縱使全節而歸。栖身何所。女婿外人。終難倚託。何如自發根枝。使我兩兄亦叨庇蔭。乃署伯名于書尾而已附之。先是劉知王爲發書。心感之。始飲糜粥。及回書至。亟開函知珍無恙。不覺色喜。已而細味錢夫婦書中立言微意。又不覺潄潄淚下。繼閱兩兄書。沈思久之。則又怒形于色。曰。非出伯兄之言。乃劉二所爲。四十金不獲如願。乃更欲賣我于旗下爲婢妾乎。令張媪火之。居無何。忽喇氏薨于京邸。計至爲位于中堂。凡本旗竈下婦女。皆得臨哭。其在外者。穿素衣而已。蓋國制也。滿媪語張媪曰。王妃薨。凡在府中婦女。哭臨日三至。宜凜遵無違。媪以告劉。劉曰。吾固睽此間飯者。敢違此間大典。乃葛髮縞衣。練裙素履而出。素艷幽姿。見者無不神魂飛越。王忽于中齋遇之。遽問曰。此婦得非髮長委地者耶。爲目送久之。密語滿媪曰。此婦骨格不凡。可善視之。無使與群婢伍。自是滿媪見劉輒跪叩。聽使令。惟恐不當其意。未幾王使雜

香而至。漢粧衣服一箱。滿粧衣服一箱。滿嫗跪而進曰。王爺賜也。劉弗視。旋又賜襪十斤。東珠百顆。滿嫗跪而進曰。王爺賜也。劉又弗視。旋又賜首飾一篋。宮扇二把。手帕二條。荷包四副。銀錠金錠各一盤。滿嫗羅列案前。又跪而告曰。皆王爺賜。劉又弗視。嫗乃曰。王賜宜面叩申謝。劉忽倒臥于床不起。是夜。王命劉侍寢。劉乃大號且泣。曰。果也。欲婢妾畜我。我難婦耳。生長良家。豈有罪而輸爲城旦者。任彼朝朝暮暮。邪。王聞乃已。滿嫗私問張媪曰。劉自入府以來。王待以殊禮。凡饋食沃盥等事。俱不令承應。又賞給稠疊。實爲非常異數。王之用意。不爲不厚。今忽喇氏薨。尙無子。羣婢中絕無寵幸者。而獨注意于劉。此大福將至時也。而必自多齟齬。何耶。如以孀婦自嫌。我旗下夫死。輒嫁。以廣丁男。向著爲令。何嫌之有。媪曰。彼性高抗。在家喜南面坐。凡諸婢僕。皆屏息聽指揮。一旦欲卑躬屈膝于王前。宜其寧死不願也。滿嫗微會意。越數日。王賜劉金鳳冠一品命服。媪語劉曰。蒙尊禮至此。宜若可從。天生爾貌。決不令其落莫以終也。劉不言而手受其冠服。滿嫗從屏隙中窺之。知其意轉。乃遍張燈懸。

綵鼓樂。令劉聞之。乘間更至劉前。附耳言曰。朝廷有定例。凡正室不孕。側室有子者。許奏聞。冊立爲妃。今之服。止一品夫人服耳。後且更有貴于此者。王以御賜蠟炬。導劉入寢。劉呼滿嫗曰。獨忘拜謝天恩乎。王乃命移炬至中堂。中立。劉立王後。而居左側。齊行九叩禮。至王寢室。劉卸金鳳冠。易命服。向王三拜三叩而起。王喜其知大體。有淑熾風範。是夜劉遂侍寢。次日王悅甚。賞滿嫗錢六十緡。嫗率府中男婦三百餘人至劉前。叩首稱賀。乃出白金四百兩。第其等而輕重犒之。闔府中皆大悅。王命陳劉二監聽劉使令。二監者先朝內臣。年皆七十餘。劉乃作書。命二監往虞寄珍曰。汝母命衰。失身叱利。孽非自作。叫天何辜。我生平不作短氣語。今且欲出諸口。不勝忸怩。而不得不爲汝言之者。母子本是一體。又汝是黃氏一脉。責無可辭。故爲汝聊白吾意。汝父生前。實未嘗與我有一語忤。夫婦之私。有逾常格。無言息媿。不禁懷舊而暗自傷心。餒矣若敖。諒亦資恨。而難于瞑目。今爲之計。莫如訪立本宗爲嗣。分受萬金。綿其血食。一以盡生者之心。一以安死者之魂。善體吾衷。是誠望汝。又二監乃先

朝內臣歸旗者。須加禮款待。別時將我所存元寶二錠。贖之。亦使此輩知汝非寒儉家兒也。東珠十顆。可爲甥兒帽飾。京樣手鐲一副。欲汝佩之。如見汝母耳。兩舅氏暨夫婿。余情耿耿。不及細訴。非不欲訴。言之醜也。吁。嗟。珍兒。而今而後。吾不能依汝以居矣。夫復何言。二監奉書。錢生已偕二劉先啟行來江寧矣。時王以浙西民叛。奉命往撫。劉見三人至。不交一語。但兩手捉婿臂。目視兩兄而泣。劉仲曰。今骨肉相聚。亦大幸事。妹縱有苦情。可徐述無悲。旣而滿嫗奉茶至。皆跪而進。稱二劉曰。舅爺。錢曰。姑爺。始知劉已爲蔡文姬矣。遂不問入府後事。珍奉母冬夏衣各十襲。小菜十瓶。客點甘種。炙雞糟鴨等物數盒。皆手交內監挈至。二監備言珍款待加禮。贖贈多金。遍告同列。同列爲之嘖嘖贊揚。劉乃大悅。方劉伯之將至也。于其妹改節事。尙在疑信間。乃私問仲。仲曰。妹已處於王宮。又何疑。伯大恚。作書罵妹。付仲轉達。拂衣先歸。仲接書曰。腐儒語何可令妹見。遂火之。旣而錢告歸。劉私語之曰。吾欲爲汝圖功名。但旗主英察。汝且勿復見我。我在南在北。尙未可知。爲語珍。音書弗絕可也。仲盤桓府

中獨無旋里想。遂與劉監結爲同宗。而共處于值房。未幾王歸自浙。仲乃謁見問劉。汝兄才乎。對曰。有小才。乃命仲辦理薪水事。居無何。內召還京師。至濟寧而劉病氣逆。登輿輒嘔。王乃駐行旌。檄中丞遍召良醫治病。皆云水土不調。宜用下利之劑。以瀉其濕。劉視方皆碎而焚之。謾罵曰。蠻牛。王不解何意。似艱然。劉強起擁被坐。牽王袖。令坐於所臥榻。手撫王背。附耳而告曰。吾病是妊耳。乃欲以下利殺我耶。王聞喜慰之至。如錦之添花也。越數日。劉體漸安。乃就道。抵京。陛見。皇帝問年四十何尙無子。王對臣在江南。得本旂婦。劉已有身。上喜曰。男也。則亟告宗人府以聞。未幾。劉果生男。上聞之。賜人葠百斤。皇太后復賜洗兒錢百萬。乃遵例上請。册立劉氏爲妃。劉以失節婦。貴在皇后之下。一品夫人之上。乃傾側摧挫于難婦宮婢中而得之。噫。奇矣。皇太后萬壽節。劉以王例得率福晉等。鎮國輔國將軍。妻俱稱福晉。入宮慶賀。皇太后見劉。卽問曰。聞某王妻艷極。此其是乎。年幾何矣。劉以三十有五對。太后曰。不減少女容也。又問何籍及進身之由。劉具以實對。太后悅之。慶賀畢。目逆而送之。曰。不意民間乃

有此尤物。翌日賜見。食菓品。官扇兩柄。艾虎等。以獎異之。是時朝廷重科場。秋闈屆期。命王監國學官錄科。試牘呈邸。內官送至劉所。劉偶閱姓氏。則其壻錢生與焉。蓋錢固以拔萃生入京肄業者。守劉前所誠。絕不入見。劉乃視其籍貫。校其筆跡。皆無訛。及侍王寢。語之曰。日間國子監各官呈諸生錄科卷中。有錢某名沈堃者。乃吾壻也。王默然。是科錢果以經魁獲雋。明年錢試禮部中乙榜。未幾膺部曹之選。皆劉隱成之也。一日錢以公事詣王第。王命各官皆退。獨召錢進見。謂錢曰。若欲更見一人乎。遂延之入內。令劉出見。則已滿粧矣。黃錦袍。銀鼠套。蒙首以紫貂。珠珥盈頭。如明星燦爛於髮鬢間。易屨以靴。纖窄如凌波微步。見錢至。喜形於色。曰。吾思珍久矣。近爲置宅一所。欲令汝告假歸挈妻孥。至京居之。又仲兄患消渴。恐不測。汝可偕之還鄉。于是偕仲歸。仲中途死。錢護其喪歸殯之。而挈珍來京師。劉見珍。相抱而泣。已而歡樂如初。或過珍寓。則又漢粧坐魚軒。女從百餘人。圍以步障而行。至則猶爲珍處置家事。年四十餘。尙有少容。凡一花一服。着其體。輒倍增期。復姪生一子。常倦寢。夢

處故居簿書契券。堆積案間。宛然黃氏盛時。覺而于心戚戚。適錢來候起居。爰問曰。吾前與珍書囑其訪黃氏本宗。立爲後嗣。今得其人否。錢曰。黃自塘市遷任陽。三世單傳。別無支派。又其人先自虞而崑。復自崑而虞。統系皆無考。吾前遍訪故老。顯示求後意。竟無出而應者。劉歎曰。吾欲延彼一綫。如此奈何。乃出百金。遣紀綱至泖湖。爲黃氏修墓。且置墓田。爲歲祀計。令兩僕守塚。至則墓木已刊。一望皆原隰。黃氏兆域。無由別識。或云。去年爲開濬者。挖其墓。兆域爲河身矣。乃坏土爲三封而還。時珍舉三子。劉語之曰。次甥可姓黃。爲黃氏後。俟其長。可於黃故居遺址營第。使奉汝祖父母祀。珍諾。不二年而次子死。乃命其季。季又殤。而黃氏遂絕。

卜者女

鉅鹿某公。官總憲。有權勢。公子某。好蓄姬妾。幹僕四出。覓佳麗。恆晝見而宵劫。人畏其勢。不敢訟。訟亦不直。於是人咸相戒。凡婦女勿倚閭。聞公子出。雖中年婦。亦必掩扉避。嘗有外來卜者。賃居尼菴。携一女。年未笄。有殊色。一日公子涉蘭若。見女悅之。

謂尼曰。卜者女。可使入府。當予以金。不然。毀汝。菴。鞭汝死。尼唯唯。公子去。尼以告卜者。卜者曰。我女豈爲人婢妾哉。尼曰。汝女得待公子。卽貴矣。卜者不答。尼又曰。汝身無羽翼。旣來此。雖欲不從。其能脫乎。卜者厲聲曰。伊父爲官。當知律法。敢強奪民間女子耶。尼曰。必不欲。無遺後悔。卽使人白公子。公子命健僕二十。驟來。刦女。卜者出。阻羣僕鞭箠交下。風捲雲馳。霎時刦去。卜者蹶然從地起。頓足。詈曰。莫謂而公無力也。必與我爲仇。定有以報。遂去。明年春。公子初度日。賓客雲集。筵宴方張。闈者進報。有髯丈夫。自稱湖海客。探知公子誕辰。特來祝嘏。公子卽命入客儀容。甚偉。皂衣廣袖。青絹蒙首。入步至庭。後隨二童子。年皆十五六。各負一劍。最後一垂髻女。姿容絕麗。衣棗花緊袖碧羅衫。淺紅吳綾褲。微露紫綃履。細小若菱角。腰圍繡帶。下垂過膝。手提一筐。內盛絳桃。已滿。客向上長揖曰。適從海外來。採得此桃。特爲公子上壽。時在二月初旬。桃尙未花。衆皆稱異。分食之。味甚甘美。眞異種也。而公子見進桃女。豔又不禁神移心蕩。私念江湖女耳。餌以金。諒無不諧。否則俟其去。而要於途。亦凡上。

肉也。因問客曰：此女與汝何稱？曰：小女子也。問何名？曰：女子名何必上聞貴客。問年幾何？客亦不答。顧左右曰：來有時矣，何不賜飲饌？公子遂命設席於庭。客南向坐，二童子東西，女下坐。恣意飲噉，旁若無人。食畢，復請曰：醉飽矣，尚乞一席地，皆宿於此。且卽行也。公子令設臥榻於中門內，頃之，賓朋盡散。公子入室，將寢矣，忽焉有聲如風，門環響處，扉已洞闢。二童警然若驚燕，入室挾公子疾行。有二侍女欲隨，一童以指按其肩曰：止，則皆呆立不動。公子至外廳，見燭光下，髯客高坐，目囁公子，言曰：余本越人，幼學劍於太華山，術旣成，卽遨游海內，專理人間不平事。今聞汝父子惡稔已極，特來除之。公子震恐，伏地乞命，不敢仰視。一童前請曰：殺耶？抑劊諸？客曰：伊父貪虐，不久當伏法，渠雖淫罪，猶不至是。去其淫具可矣。童應聲揮劍，袴破血濺滿地。公子旣悶絕，遂不省。以後事，厥明日，已高府內外猶寂，鄰里跡見其異，以聞於官。驗時，除救治公子外，而闔府男女百餘人，或立或坐，或跪或臥，皆瞠目不語，如木偶然。方駭異間，一吏見廳案上有字，大書曰：公子不法，本當殺却，今姑從寬，去勢留命。另

行書婢僕肢廢。飲木瓜酒可療。乃如所言治之。則皆愈。檢點府中不少一人一物。惟卜者女不知下落矣。公子臥病年餘。始能步履。未幾。總憲坐行賕免。田園皆籍沒。愧憤而死。公子至無立錫地。棲僧寺以終云。

花神降生

花仙姓耶。名王娟。小字國香。行五。其祖本國朝勳舊之裔。以防禦出鎮浙江。世襲。至乃父。由甲科歷官江左。乾隆癸未。奉詔出旗籍。遂居杭州。其母干夫人。佞大士虔甚。一日謁天竺。至湖上花神祠。群花玉立。西廊一紅衣仙子。執蘭者。娟艷無比。夫人凝視不忍去。因戲曰。何修得如是女郎。當偶以絕代才壻。既歸遂孕。是時夫人已四子。四女矣。甲申中秋夕。坐月下。不覺漏深。恍惚復見紅蘭女子。而不知爲夢也。次日子夜。花仙生。有宿慧。弱齡就女傳數年。書無不覽。尤熟昭明選。小楷學靈飛麻姑。端秀工麗。善花卉。或以鍼代穎。亦如天成。諸兄悉雅善歌吹。花仙娛母。和以笛。兼及朱絲紅牙。不惟合拍。迥異凡响。風前鐵馬聲。哀怨感人。而花仙自幼喜聞之。父兄繼宦江

淮間居不一處。然必樓。而雨鈴風鐸。與橫竹焦桐相答應。故所在彩雲明月。皆爲變容。花仙亦淒絕也。旣長失怙。隨母兄出知沛縣。江南諸顯族。多求聘者。夫人皆却之。無何。夫人病。彌留時。諭諸子曰。五妹非尋常人。相攸宜慎。選快婿。雖死何憾。否則非孝子也。仲子蠡湖泣受命。奉母喪歸。設奠西湖之上。錢江內戚相弔者。見花仙素妝哀艷。如白衣大士。拈出浴新蓮。莫敢迫視。許桐柏孝廉之配。亦在座中。歸而語桐柏曰。適舟中欲爲小詩。狀其美。覺飛燕瘦而玉環肥。皆不足比。僅得坐立如圖畫五字而已。桐柏躍然曰。衢州太守之弟。舒香郎者。少負異才。難其偶。予曾見所著文字。驚嘆納交。儀表又復俊偉。如玉山寶劍。與花仙殆雙絕乎。遂檢行囊。得香郎自書鐵馬詞一曲。爲之媒。蠡湖讀之喜。因給花仙爲往昔才人所作。花仙喟然曰。太白仙才詩書兩絕。令人有漢武相如之想。蠡湖喜愈篤。天台別駕。方藕堂小士也。爲蠡湖至戚。聞而異之。借桐柏寓書於香郎之兄。緩亭太守。太守陳其故於太恭人。大喜。慰命香郎泛舟如杭。與蠡湖藕堂會飲於桐柏山房。一如姻好。一時名下士競爲之記。而鐵

馬蹇修。不翅秦樓簫管矣。乙巳冬時。將迨吉。花仙適傷暑。卽小嗽。而香郎之母忽病。瘡。花仙竊憂之。而嗽愈篤矣。蠡湖素友愛。時時狀香郎好處。如繪小影。且曰。得才婿如此。何可久病。不知病者畏病。乃適增病。不得已就醫姑蘇。去衢益遠。太恭人感其孝命。香郎遣使寓書問病狀。花仙已自慮不起。和淚漬墨評書。藏之爲殉。葬計。元旦猶豔妝。情扶相賀。閱三日。預知化期。迓諸子垂涕作別。舉室皆唏噓不能仰視。凡所製詩字。及琴書玩好之物。皆預焚。自隨嫁衣。朱翠值累萬。亦歸祝融。旗俗也。五日立春。得句云。莫恨春歸花始發。可憐花落春前。翊日倩畫師圖其終容。拜兄嫂而進之。淚涔涔曰。恨甯有極。言次忽曰。菩薩來矣。遂歿。諸姊哭之。約兩時許復甦。不復能言。但自解兩臂金釧交仲兄蠡湖。以目示意。蠡湖大哭曰。我當以圖釧諸物手付香郎也。丙午春正月六日。申刻仙去。距生年二十有三。訃至郡。閤署大驚。爭諱飾以聞。而香郎魂夢感通。屢有奇驗。迨贈物至。遂大哭。而燃之以燭。同室往救。幸而免。但焚鐵馬玉墀一角。拈蘭渥卷。意注所天。圖外一匣。藏所製紅繡囊一片。乃病中未竟之

作金牙枝香囊繡帕一。玉墜香房一。扇腕釧一。曾著足繡寫一雙。花仙既歿。凡郎及姻姬及閨秀之識花仙者。聞其異。無不涕零。或祭拜於花殯室云。

太平時考試女子

洪秀全據南京。行考試女子之典。取傅善祥爲女狀元。榜眼鍾氏。探花林氏。花冠錦服。鼓吹遊街。正主試爲宣嬌。副主試爲王自珍。張婉如。王皖人。張鄂人。題爲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全章。傅作力關難養之說。歷引古來賢女子內助之功。大爲秀全所激賞。得膺首選。其後招入僞府。令掌簿書批答。

太平女書記

傅善祥。金陵女也。幼習文史。年二十餘。粵兵陷江寧。逼取民間識字婦女納之僞宮。充女簿書。代爲批判。善祥掄元後。入東王府。婉媚頗合意。後遂恃寵而驕。牋牒有不當。輒肆批罵。屢言首事諸酋。狗矢滿中。語侵東王。王怒。乃借善祥嗜吸鴉片事。枷號女館。未幾。善祥病。乃以牋呈東王云。素蒙厚恩。無以報稱。代閱文書。自盡心力。緣欲

夜遣睡覺。致干禁令。偶吸煙草。又荷不加死罪。原冀恩釋有期。再圖後效。詎意染病。二旬。瘦骨柴立。似此奄奄待斃。想不能復覩慈顏。謹將某日承賜之金條脫一。金指圈二。隨表納還。藉申微意。幸昭鑒焉。東王閱牋。遽釋其罪。并令閒散養病。各女館任意游行無禁。善祥因是得漸愈。亦因是遂逸去。大索不得。後嫁一士人。有慕李齋文集。

九妹毒東王未成

東王自傳善祥逸去。主簿書無當意者。而於是九妹特聞。九妹姓朱氏。湖北人。年十九。能詩文。既慧且豔。陷敵後。依僞百長廣西某女館中。某與九妹意甚投。且憐其柔弱。屢次不以應選。初粵兵殺人。必假名天父。鑿言某事。以神其說。至是事微洩。東王遂作天父下凡狀。指出九妹。卽傳衆女官入王府羅跪。先問九妹曰。爾識字否。對曰。不識。問某百長藏爾否。則直折之曰。館中非我一人。何謂藏。王怒。令杖數折。血痕過膝。遂昏絕。又問某百長對與九妹同。遂令挖目割乳。且剖其心。而後梟首。謂是天

父意。非此不足以儆衆也。九妹拘僞府月餘。創稍平。卽陰結某王娘。將以砒石毒東王謀泄。遂被殺。同館九人亦與焉。

某貢生之女

已故皖撫某中丞。性漁色。後房粉黛如雲。猶是未饜所欲。聞良家女有殊色者。暗以重金。許以並嫡。百計營求。必達其目的而後已。旣入門。則亦以待尋常婢媵者待之。貧家閨秀。墮其術中。無如何也。時常州某貢生。性譎而甚有城府。膝下一女。待字閨中。豔名噪遠。近中丞聞之。謂是可以利餌而計誘也。因遣心腹風示貢生。謂夫人病久。亟思得人。以主中饋。如女公子來嬪。當待以正室禮耳。致送聘儀二千金。惟婚期須在一月內。妝奩有無。不計也。貢生知其意。慨然允之。略備荆布。草草于歸。一切儀文。並不挑剔。一若甘心受愚也者。瀕行。付女粟千金。並授以計。女亦心領神會焉。成婚後。中丞豔女色。雖名分未正。而寵愛頗深。女略識文義。亦能書。偶與談公事。發議頗中肯綮。中丞益敬而愛之。一日。閨者忽傳進驛站遞來山東巡撫公文一角。朱印

爛然。中丞啟封閱之。則山東巡撫之咨文也。內並附奏片。大意謂據安徽巡撫某某。咨稱東省災荒。居民流離失所。殊深憫惻。今妻某氏。節省日用經費。並典質釵環。湊集紋銀一千兩。由莊號滙至東省。請爲散給災區。此係出自愚忱。斷不敢奏請獎勵等語。伏查救災恤鄰。古人所難。出自婦女。尤爲罕見。今皖撫某之妻某氏。憫念災况。慨捐巨資。自非刑于之化。安能致此。爲敢據情奏聞。應如何獎勵之處。出自逾格恩施。非臣所敢擅請云云。某月某日奉旨。安徽巡撫某某之妻某氏。著給予樂善好施字樣。准其自行建坊。欽此。中丞閱竟。自思並無此事。而關防印信。又在內署。決非他人所能僞爲。心知爲女所播弄。而事已上達天聽。萬難轉移。祇得隱忍不發。而某某之妻某氏。則已綸綍昭宣。正名定分矣。蓋某貢生當嫁女時。早已胸有成竹。二千金之聘儀。慨然不辭者。固將別有作爲也。踰數年。中丞病歿。家屬扶柩歸吳下。寓廬蘇撫某中丞親往弔奠。貢生女自喪幃。匍匐出。控訴其子之違逆。中丞撫慰再三。允著親族將遺產勻分。女始無言。蓋其處心積慮。固以得握財產權爲目的。幸而得之。志

已足矣。然女父當時設計之工密。雖智者亦未易窺破。顛預如某中丞。宜乎墮其術中而無如何也。

楊乃武案之始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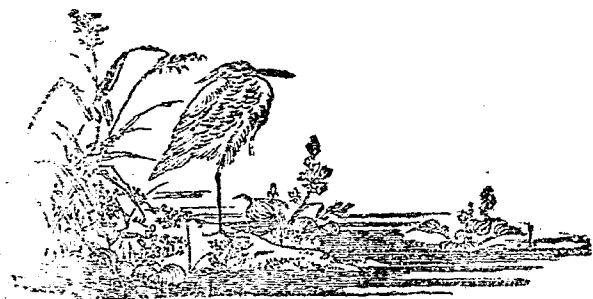
浙之上虞縣。有土娼葛畢氏者。葛品蓮之妻也。豔名噪一時。縣令劉某之子。瞿焉。邑諸生楊乃武亦瞿焉。楊固虎而冠者。邑人皆畏之。劉之子更嫉之。楊欲娶葛爲妾。葛曰。俟爾今科中式。則從爾。榜發。楊果雋。謂葛曰。今可如願矣。葛曰。前言戲之耳。吾有夫在。不能自主也。楊曰。是何傷。正言間。劉子至。聞楊語。返身去。楊聞有人來。亦去。次日而葛夫中毒死矣。報官請驗。縣令遣典史携件作往。草草驗訖。聞楊有納妾語。卽逮楊。訊不承。令怒。詳革舉人。刑訊終不服。遂繫楊葛于獄。延至四年之久。每更一官。楊必具辯狀。皆不直。楊然又無左證。而劉令子又死。福星輪船之難。浙之大吏將以楊定讞抵罪。而坐葛以謀死親夫矣。會有某國公使在總署宣言。貴國刑獄。不過如楊乃武案含糊了結耳。恭親王聞之。立命提全案至京。發刑部嚴訊。原審之劉令葛

品蓮之屍棺。皆提至京。及開棺檢驗。見屍有白鬚。且以絲棉包裹。兩手指甲皆修潔。既不類窶人子。又非少年。又無毒斃痕迹。訊劉。劉亦無從置對。蓋始終未見屍也。于是劉遣戍。楊葛皆釋放。案遂結。此案到京之日。刑部署中觀者如堵牆。幾無插足地。陸確齋比部。江西司司員也。亦往觀。據云。葛氏肥白。頗有風致。云。葛出後。削髮爲尼。楊則不知所之。或云當劉子聞楊語時。卽潛以毒置葛品蓮茶甌中。品蓮飲之致死。或又曰。劉子常携毒備覲。便毒楊者。未知孰是。要之。劉子之死于海。似有天道。楊雖非佳士。此案似非所爲。又聞楊每於供詞畫押時。以屈打成招四字編爲花押書之。吾以爲楊必有隱慝。冥冥中特借此以懲之耳。

學李延年而不成

春冰室野乘。李監蓮英有一妹。國色也。辛卯壬辰間。年甫逾笄。尙未適人。李數繩其美於孝欽。遂召入內。侍起居。李妹故慧黠。善伺人意。孝欽寵之甚。呼爲大姑娘。每日上食時。惟李妹及繆素筠女士侍后左右。同案而食。皇后及諸妃嬪。皆立伺於旁。一

日某福晉入宮候起居。福晉于孝欽爲姊妹。入宮相見。未嘗賜坐。是日請安畢。忽賜坐。福晉驚悚。逡巡不敢卽坐。孝欽微哂曰。吾所以賜坐者。豈爲爾乎。爾不坐。大姑娘不敢坐。彼漢裝織足。那能耐久立乎。福晉憤甚而不敢言。歸卽發病。蓮英之進其妹。本欲效李延年故事。而不悟上非漁色之主。所圖竟不遂。蓮英之慕上。此亦其一原因也。內務府司員某者。年少貌美。適喪妻。孝欽遂爲李妹指婚焉。武進屠敬山水部寄結一廬詩集。中有宮詞二首。其一云。偷隨阿監入深宮。與別宮人總不同。太母上頭宣賜坐。不教侍立繡屏風。又某君小游仙詞中一首云。漢宮誰似李延年。阿妹新承雨露偏。至竟漢皇非重色。不將金屋貯嬋娟。卽咏此事也。



上海文書局發行

小說界之破天荒

包天笑
主任

小說大觀

出版

季刊一冊約三百餘頁定價一元

全年四冊三元六角郵費每冊七分半

大本洋裝紙張潔白堅韌

本社痛曉近小說之日趨墮落乃發願辦一宗旨純正興味濃郁之小說雜誌名曰小說大觀爰請包天笑先生主任其事每季出一集都三十萬言每年四集都百二十餘萬言所載小說均當世有名文家詢有價值之作每集短篇必在十篇以上長篇必在二四種以上均首尾完全者勿令人有斷續中止減少興味之憾其他雜記隨筆新劇院本種種名稿無美不備誠小說界破天荒之傑作也

第一集現已出版

(丙五十八)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上海文書局發行

言情小說

碧 夢 痕

全書二冊 價洋七角

此以紅樓夢為藍本如文夢書之為寶玉藍員璧之為黛玉曲肖其人纏綿悱惻好色不淫其為宗旨則一而情節之翻空出奇詞意之無懈可擊覺紅樓夢猶有欠闕處此則一掃而空真欲駕而上之

偵探小說

生 死 美 人

全書二冊 價洋三角五分

一女被廢閉諸伍室幾瀕於死一少年俠士身受嫌疑易容冒險借一女豪輕入虎穴援救該女卒成伉儷文筆之妙忽而令人疑忽而令人駭忽而令人悲忽而令人喜理足詞圓脫盡偵探小說窠臼

苦情小說

玉 如 意

全書二冊 價洋五角

一少年一女郎均有山水癖不約而遇陰訂盟約以玉如意為質奈兩家各有繼母遭讒被錮相思成疾一醫生哀之謀諸俠妓計誘二人逸二人又多方誤會駢死山中醫妓反成佳偶情節離奇自是佳構

妬情小說

雙 婿 案

全書一冊 價洋二角五分

一成衣匠之子某博士與大家女瑪利結婚屆期一巨騙冒充伯爵媒孽之遂解約因而自媒成婚後騙案告發入獄幸博士為覆水之重收其中叙博士父母之模質瑪利父母之勢利博士之金心玉行瑪利之水性楊花描寫均為盡致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最新種子法

全書一册

價洋三角

多男固生人奢願而強種實多男要素
無錫願鳴盛特撰是編爲我黃人謀增
進戶口之計用意至深遠也全書共分
九章第一章總論第二章論男女之成
熟第三章論男女陰之解剖生理第四
章論月經第五章論婚姻第六章論愛
情第七章論色慾第八章論交合第九
章論妊孕末附淋病花柳病之豫防養
生法各若干則說理確而且精出筆雅
而不俗誠居家不可不備之書

(丙六十三)

小兒按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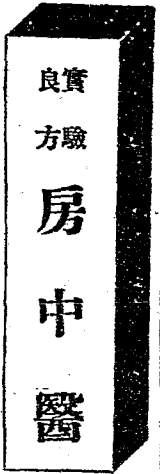
全書一册

價洋三角

編兒科書視他科書特難太詳則不易卒讀太
略則一覽無遺過深則難於索解過淺則棄若
睡餘欲求一詳略適當深淺合宜之本已憂憂
稱難欲求其按年歷論若物之一大憾事耶無錫
益不可得詎非有子者之博採羣經精心結
願鳴盛有鑒於此特編是書博採羣經精心結
撰說養育既悉按年論醫治亦一依時代全
書分十一小章曰生後三日之小兒生後四日
生後一月之小兒生後三月之小兒生後六月
生後一歲之小兒生後二歲之小兒生後三歲
四歲至七歲之小兒生後八歲至十二歲之
小兒曰生後三歲之小兒生後四歲之小兒
食物烹調法曰小兒救急法曰種痘術末附小
兒用西藥名小兒內服藥法曰量其詳略之
適當深淺之合宜猶其餘事

(丙六十四)

上海棋盤街文明書局及各省中華書局發行



全書一冊

價洋一元二角

我國習慣下部有病往往諱疾忌醫遷延不治致害生命此書專治男女隱疾共分五編第一編述男子生殖器之解剖生理第二編述男子生殖器之疾病而橫痃痔瘡脫肛諸病附焉第三編述女子生殖器之解剖生理第四編述女子生殖器之疾病而乳岩乳痛諸病附焉第五編論藥物使人人辨其性能列處方使人人自知抉擇舉術語使人人毫無疑難人手一卷則夫妻可互相護救子女可自任治療自有此書居家行旅隨地隨時疾起即治既省金錢又多利便本書為錫山顧叔惠先生所編先生邃於醫理溝通中外甬滬懸壺大名鼎鼎近更一意著述此為臨症經驗之方非掇拾皮毛者可比

(丙六十八)

全書

一冊



價洋三角

本書為德國產科大家海嘉氏所著備言色慾之害與不節其慾之尤害人生短折疾病胥由於此其言女子有病之宜節慾異種結婚之斷血統尤為獨到之見經驗之談列表凡七證據確實茲經醫學大家錫山顧叔惠先生逐譯成書言言藥石字字鍼砭警切著明為青年衛生第一要書幸勿泛泛讀過

(丙六十六)

上海棋盤街明文書局及各省市中華書局發行

言情小說

雙淚痕

全書一冊 價洋二角五分

花月痕一書膾炙人口久矣此則師其意而爲之瓊姑之厄
遇有甚秋痕羽仙之摯情不亞痴珠纏綿沉着之意以簡潔
雋快之筆出之青勝於藍自是言情絕作

言情小說

寫真緣

全書一冊 價洋三角

此書以攝影而成美滿姻緣時值光復艱辛備歷篇中描寫
南北梅和時之政治惡劣社會險巇情形一齊攝入與風俗
人心大有關係不當專作小說讀

哀情小說

鴛鴦夢

全書二冊 價洋五角

一男子曠一閨秀挾以私逃置聘妻而不娶無何相繼而歿
其聘妻經營殮葬歸骨故鄉種種事實均由其未婚妻口叙
出情節真實文筆沉痛洵爲哀感頑艷之作

奇情偵探小說

秘密女子

全書一冊 價洋三角

意大利著名偵探爲一伯爵中傷復垂涎其女又使人暗
殺其女之夫並殺其夫之父女欲復仇遂僞嫁伯爵設計偵
探卒置伯爵於法伯爵之陰險門客之奸惡女之苦心苦節
都態曲曲傳出故佳

(丙七七)

哀情小說

女學生之秘密記

全書一冊 價洋二角五分

是書叙光復時一女學生與一男學生私締婚約易裝潛遁該男子旋邂逅一形體半男半女之女學生挾以偕行不知所終其中情節離奇忽男忽女變幻不測通體用倒叙法種種秘密均由前女口中道出百密而無一疎故佳

俠情小說

淫毒婦

全書一冊 價洋三角五分

一婦人淫而毒與一行徑孤僻之富翁野合生一女乃離散其正妻並欲殺其所生女賴一俠士探知暗中防護保全母女還其遺物感恩圖報遂諧秦晉事既詭奇文亦雋雅可稱雙絕

滑稽寓意小說

春夢

全書二冊 價洋五角

一極貧之女思嫁富貴人家積想成病因病入夢如願以償種種得意一朝勢落種種失意夢既豁然頓醒文亦憂然而止其描寫驕奢處勢利處窮形盡相自足喚醒夢夢

怪異小說

身外身

全書一冊 價洋二角五分

一生家貧有志擬作空中遊而困於財力有友善催眠術為之互易靈魂入一富人之身卒藉其資以遂遊志空中忽遇天國敵人躬為俘虜徬恍迷奇令人眩目文筆亦極奇特

上下古今談

全書四冊 價洋一元

是書用演義體裁將宇宙星辰風雷日月之構造之變化形
形色色事事物物之新智識新作用六千年來世界之現象
一一說明其理由精深之科學以淺近家常之談話出之能
使老嫗都解

怪異小說

火星與地球之戰爭

全書一冊 價洋二角

本書備言火星人種軀體之殊異器械之奇特來去之自由
炮火之毒烈十五巨人飛行倫敦幾為夷滅全球為之震懾
忽焉厄於微生蟲而駢死離奇至不可方物然與近日天文
家所發明者頗覺同點不得謂為鑿空之作

理想小說

八十萬年後之世界

全書一冊 價洋一角五分

本編以機械的作用置身於八十萬年後之世界於人類之
退化物質之變換一一寫出情節離奇中却有精確不易之
理由非鑿空之談可比是理想小說之別開生面者

最近情天趣史

全書一冊 價洋三角

全書共七十七則皆近日女界之趣聞如沈佩貞案朱三小
姐事原原本本據京友確實之調查就事直書不作左袒一
面語尤為本書特色餘亦闡瑣瑣故脂粉噱談新奇可喜而
矧褒自見於言外深得勸懲之旨

(丙七九)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言情小說

情

全書一冊 價洋二角

秘

一意大利伯爵之女與某公子私訂婚約誓死不二伯爵又有一情人之女與其表姪私逃遺言誤聽李代桃僵某公子致受嫌疑往來頓絕其女旋於樹中得該女奔逃時之別書宛始大白卒諧好合文筆亦曲折達出俊爽絕倫

偵探小說

盜

全書一冊 價洋一角五分

盜

巴黎一富而美之嫠婦失鑽一粒懸賞求獲一偵探受僱身入盜窟設計賺盜始得破案而此嫠婦亦為盜中之首領該偵探借此要挾為野合之伉儷事跡變幻文尤摹寫盡致

家庭小說

電

全書一冊 價洋二角

妻

此為四川近事某學生之妻毀容明志割肝療姑迭遭惡叔引誘淫醫迫脅生死關頭得義戚俠士之援救奸謀勘破貞孝兩全情事翔實我國女界道德有江河日下之勢此種小說可作修身教科書讀

社會小說

美

全書一冊 價洋三角

人局

一著名翻戲之賭棍設一美人局誘致某浪子墮其彀中資產蕩盡父母髮妻相繼殞命賴有義僕控訴得直末路幸免乞丐其間種種羅網均從浪子口中一一道出此係近時實事可為浪子作當頭棒喝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上海進步書局出版

是編所載皆清代朝野軼事而詳於咸同光宣四朝所聞所見言皆摭實如同治帝之患花柳毅皇后之遭冤死某詞臣之導淫繆太太之笑話彭玉麟上書文正倡言革

清

代

野

記

價洋
六角

全書

三冊

命白雲觀道士交通宮禁奸朝貴妻皆當時所忌諱今則一一宣其秘密此為極有價值之野史文筆亦復簡潔雅馴堪與明代祝枝山之野記並傳

(丙六十)

明上海陸思豫編搜輯唐宋至明小說共一百三十五種分四部七家小錄編記二家入說選部列傳家入說淵部雜記家入

古

今

說

海

價洋
二元

全書

十二冊

說略部逸事散錄雜纂入說纂部衷聚精要蔚然大觀遠出馬繼意林曾慥數說之上此就嘉靖初刻本重印之

(丙六十一)

上海棋盤街文書局及各省中華書局發行

上海進步書局出版

顧元慶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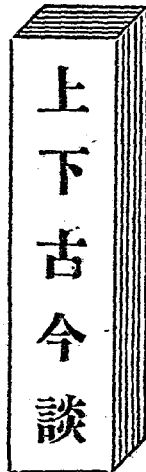
吳穉暉著



價洋八角

全書六冊

廣四十家小說



價洋一元

全書四冊

上下古今談

小說叢刻明代爲多蕪雜割裂是其通病惟顧元慶氏抉別最審其四十家小說風行已久此則選輯尤精爲山右王氏所藏海內實無二本茲以重價購得印行之想醉心顧氏者必當先覩爲快也

此爲吳穉暉先生著用演義體裁將宇宙星辰風雷日月之構造之變化形形色事事物物之新智識新作用六千年來世界之現象一一說明其理由精深之科學以淺近家常之談話出之故佳

(丙五十九)

上海棋盤街文明書局及各省中華書局發行

上海進步書局出版

筆

記

小

說

大

觀

第一輯

出版

全書

八十冊

諧錄

觚臆

子不語

瑩窗異艸

閱微艸堂

耳食錄

增廣智囊補

夜譚隨錄

夜雨秋燈錄

秋雨齋隨筆

三異筆談

埋憂集

墨餘錄

里乘

庸閒齋筆記

金壺七墨

庸盦筆記

壺天錄

淞濱瑣話

嘯亭雜錄

小說始自虞初唐宋明清所著尤多事實之博膽詞采之醞郁廣見聞引興味讀之如獲一良師交一益友大足為文學之助本局主任搜輯有年已得二百餘種大半係孤本原刻本茲將明清兩朝著名小說二十種先行出版以八十冊為一輯餉遺社會廉價出售版式一律旅行舟車攜帶最便二三輯已在印刷中

第一輯二十種計三千五百十六頁分訂八十冊價洋八元特價一千部減售半價洋四元加送雅式十錦盒一只外埠寄費每部四角一千部售完特價即當截止

(丙六十七)

上海明書局發行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上海進步書局出版

預約半價三千部



限滿截止購者從速

本書

帝王類

后妃類上

后妃類下

皇儲類
王附

外戚類

宮人類

閣寺類

雜誌類

類目

是編專紀宮闈上自皇古下及清代分類為六首
帝王次后妃次皇儲次外戚次宮人次閣寺殿以
雜誌如漢武唐明金海陵之風流飛燕甄后武曌
玉環田袁二妃之豔跡三保太監下西洋之武力
魏忠賢淫客氏之軼聞歷代后妃臨幸召幸之成
例清代某道士某內侍姦亂交扇之醜行皆坊本
所不經見其餘瑣事異聞原原本本多從秘籍野
史中蒐輯得來全書共一千餘條參考書至五百
餘種搜尋校勘經數十名人之手始成此十萬餘
言之大著欲知宮禁典實者不可不讀此書欲作
香艷文字者不可不讀此書

全書

洋裝

六册

價洋

二元

預約

半價

一元

(頁五十五)

上海棋盤街明文書局及各省中華書局發行

中華民國四年九月出版

此有著作權
必翻印究

分售處
中

古今聞媛逸事全六册
每部定價洋二元

編輯者 進步書局編輯所

印刷所 文明書局印刷所

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文明書局

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中華書局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長春
雲南 西安 重慶 漢口 武昌
福州 開封 南昌 濟南 石州
溫州 常州 汕頭 濟南 石州

華書局

